



沙河老城的文火

□李晓



凡尘晓遇

专栏

一座城市有老城，有新城，老城坚守，新城生长，老城与新城的家当，构成一座城市的重量。

万州沙河老城，袅着一座城的文火。

在沙河老城的街巷角落里，触满了老城人回忆的根须。一棵20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盘踞在老城门口，华盖亭亭，枝叶在朗朗天光中发出蓝宝石一样的光芒，而今它成为老城的地标。在黄葛树根须蔓延的脚下，是两条河流的拥抱，一条河流叫芒溪河，一条河流名长生河。在河流流经处，大多是城市的诞生地。两条河流的交汇冲击，在大水走泥的河床处形成以泥沙为主的小坪坝，所以这个县城的乳名叫沙河子。追溯沙河老城的身世，它是老城背后万梁古道上挑夫、脚夫们打尖歇脚的地方，俗称么店子。么店子，成为沙河老城的源头。

老城在岁月漫漫中愈发显出慈祥面相。深冬，我和文友陈大哥一行漫步在一条叫花园巷的老巷子，老巷子里苔藓覆盖的青石，包浆深深，街巷里斑驳的老墙，浮动光影的斑驳。陈大哥说，他而今健在的父母，曾经在沙河老城居住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老城一砖一瓦的温度，吻合着他的体温。

老城里散发陈大哥体温的，还有一张叫作《小雨诗报》的文学小报。那年，陈大哥师范毕业后在县城乡下教书，常常溜到县城拜访文化馆的吴先生，简陋的文化馆是一群文学青年追梦的圣地。在县城天空灼灼燃烧的晚霞中，一群被文学点燃的文青常常在吴先生的陋室里倾诉着对文学的相思与衷情，说话慢条斯理的吴先生笑意盈盈地望着这一群文学原野上的“小羊羔”，他是县城文化馆里的专职文学辅导员，历经沧桑人生的吴先生，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上，有着对文学更深的理解、不轻易示人的热爱。有天，在陈大哥心中蠢蠢欲动的一个念头终于落地，在县城大街的散步中，下起了蚕丝一样的绵绵春雨，他为自己即将创办的一张诗歌小报命名为《小雨诗报》，同行者大声叫好。就这样，一张文学小报成为县城的一团烛火，温暖与抚慰了文学青年们的心肠，成为文学黄金年代里闻名全国的百张内部文学小报之一，还引起了诗人顾城等诗坛骄子的关注。

陈大哥还记得当年小报从印刷厂“热腾腾”出来的场景，一群如守候在产房外等待小太阳出生的文学青年，当看到陈大哥抱着一捆铅印小报从厂房出来时，他们迅速冲了上去，争着看报纸的第一眼，有人还亲亲吻着报纸，流下了热泪。

后来做了这座城市文化官员的陈大哥，而今还保留着这张最初面世的小报，报纸发黄变得薄脆，陈大哥有时候摩挲着这张报纸，掌心里的温度又漫流到心房，想起那青春的时光，忍不住双腿颤动，腾云驾雾一般闪回到了当年的场景，那些场景，也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了底色，永远怀着

谦卑之心行走于人世。

保留这张文学小报的，还有当年在县城电视台当播音员的钟小妹，她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字正腔圆地播县城里的会议消息、乡村大地的春耕秋收、如何防治病虫害、县城农贸市场里葱蒜生姜、大白菜的价格。当年县城的居民为了收看县城电视台节目，几乎家家户户的楼顶、阳台上都有一个大锅盖一样的电视信号接收器，居民们当年为奥运会上健儿们取得金牌欢呼的场景，还在天幕里回荡。

沙河老城另一端的新城里，在一条巷子中经营一家水果摊的秦老大，他的一辈子差不多就靠一个水果摊的收入养活了全家，还培养出了一个博士生儿子。秦老大是一名古诗词爱好者，他在当年的《小雨诗报》上发表过古诗词，秦老大对我说：“看到自己写的诗词印刷在报纸上，比吃了饺子还高兴啊！”秦老大还爱好摄影，他拍摄老城的老街老巷、黄焖鸡、面馆里腾起的市井烟火，也拍摄新城的高楼、公园、超市、书店夜晚的灯光、林立的现代化厂房。前年，秦老大自费印刷了一本248页的摄影集，他骑着电动摩托车“突突突”奔驰在老城与新城之间，沿途赠送他的摄影集。秦老大跨过沿江大桥，把书送到我楼下。我说：“老大，晚上一起吃个饭再走。”秦老大擦着额头的汗珠说：“不了，不了，还有13个人的书没送完。”

我想起与秦老大交往的这些年，也与他闹翻过一次。那天我同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就着饺子喝酒，我有了醉意，突然起身对他大声说：“秦老大，你写的古诗词有些疙疙瘩瘩的，你还是要多读读现代诗。”我的这句话，让秦老大怒气冲冲，我看到他脸色大变，双目圆睁，黑眉竖立。就为我的这句话，我与秦老大断了两年多的往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延续起我与秦老大之间来往的。但人到霜意渐起的中年，我和秦老大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都不容易，都背负着各自的心事与负担、责任，彼此之间的交往是相互支撑，暗暗拆解着壁垒藩篱，宽心房容忍着一些人性的弱点。而今，秦老大注重养生了，他喜欢沿着城后的古驿道行走，或是到城后山上的万斛城古寨门闲坐，在大树下看书。秦老大还跟我说起养生的方式，他说人得保持一种微冷微饿的状态。住在新城的秦老大，骨子里还是存留着老城慢的血统。

有天，我陪秦老大去新城一家中学的校史馆参观，那家中学叫金陵中学。在校史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墙上的大量黑白照片，流淌着这所中学的历史流光。那还是抗战的烽火岁月，在大江下游的城市南京，已经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那家中学溯江而上，在当年老县城里创办了同名的中学。秦老大指着照片上一群风华正茂的学生合影，他兴奋地说：“那就是我姑姑，她当年在这所学校就读。”照片上，身着蓝布旗袍的姑姑，清瘦面容，眼神纯真。在抗战的战鹰里，还有一架用“金陵号”命名的战机，那是全校师生省吃俭用后捐款购买的一架战机。5年前，这家学校复建开办，延续着红色基因的血脉。

从学校出来，秦老大对我感叹，他住在新城，隔三岔五又去老城，这样一种穿梭，让他感到内心踏实，地气养人。我深以为然，老城是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新城是心房里绽开的玫瑰花。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冬天的小日子

□宋六梅

大多数人是不喜欢冬天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先别说穿着厚厚的衣裳显得臃肿，感到束缚和不便；也不必说那刺骨的寒风，吹得脸和手生疼；更不必说那阴雨绵绵的鬼天气，灰蒙蒙的天空，令人压抑而沉闷。对南方而言，冬天偶尔来一场雪，雪景虽然美丽，玩一趟就够，室外不可久待，也可能带来交通不便等问题。

然尔，日子总是要过的。于是，在乏味的冬日里，寻找生活的亮色，把冬天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热气腾腾。

寒冬里，晒太阳便是最大的小日子。在一个寒意料峭的早晨，窗外一片白蒙蒙，雾色笼罩万物。不要急，不要慌，阳光正在穿过浓雾的路上。在二者的较量中，雾越来越淡，一点一点地散去，直至无影无踪。此刻，万物爽朗起来，迎接金色的阳光。人是万物中最活跃的，哇！太阳出来啦，心里亮了，心情好了，浑身舒畅。晒太阳喽，身体里亿万个细胞在呐喊，在齐聚，在奔走相告。

冬日暖阳，让冬天的小日子赋予神奇的力量！

午后，像是约好了，从高楼、平房里走出来男女老少，婴儿车、轮椅车、踏板车、拐杖，也组好队，浩浩荡荡，陪着主人向外出发。你会强烈感觉，咦，哪里冒出这么多人！三五成群，扶老携幼，聚集到一起。坐在婴儿车的宝宝们东瞧瞧西望望，充满了好奇，小手不停挥舞；踏着滑板车的小孩欢呼雀跃，轻盈的身躯“嗖”地一下滑去，大人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喊，慢点慢点……就连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精神起来，沐浴着阳光，少了往日的呆滞，眼神中带着满足和希望。

不满足近处晒太阳的人儿，选择了城郊的鱼子岗、青山湖。或者，邀约三五好友，爬山锻炼，体验暮冬的氛围，看一片片发黄的树叶在树尖飞舞，感叹其坚强。另一边，光秃秃的树杈直刺天空，又是另一幅风景。果树上挂的柚子、柑橘、柿子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或金灿灿，或红彤彤，煞是惹人醉。老乡还在地里挖红苕，田地边已有一大堆，路过于此，问候老乡，红苕收成好哈，猪儿喂肥了哈，老乡乐呵呵的笑脸已经说明了一切。

冬天的雨，来得慢，去得慢。总是在阴沉沉天气酝酿好几天后，终于开始下雨。雨，淅淅沥沥，不焦不躁，缠绵于山川大地，一天、两天、三天、一周、十天半月也可能。地上老是湿漉漉的，室外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冬天的雨不让人喜欢，甚至有点讨厌。但天意如此，不如换种心境，换个活法。

下雨天的周末，窝在家里，围炉煮茶，热腾腾的茶，冒着丝丝雾气，微热的水蒸气熏在脸上，完全就是美颜的享受。轻轻抿一口茶，顿感舒畅，神清气爽。斜躺在沙发上，读一本好书，追一部喜欢的剧，时光悄悄溜走，也浑然不知。躺久了，站起来，伸伸腰、弯弯腰，或者打开手机，跟着动感的音乐，做做健身操，跳跳广场舞，微微出汗亦可，大汗淋漓也行。

冬日里，幸福的小日子少不了泡温泉和游泳。万盛人拥有樱花温泉这一天然资源，实属幸运。室外寒冷刺骨，室内温暖如春，浴池雾似轻纱，紫靄升腾，置身其中，犹似人间仙境，泡上半小时，就已浑身冒汗，毛孔打开，身心通畅。比起泡温泉，我更喜欢在温汤游泳池里游泳。在水中，舒展四肢，或蛙泳、或自由泳、或仰泳——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感受着自己的心跳，享受着身体与温汤的亲昵碰撞，身心荡漾，思绪自由飞翔，一切的烦恼都融化了。

对于吃货来说，周末家人聚在一起，来一次美食大餐，也是极其快乐的事情。炖一锅香气四溢的鸡汤或排骨萝卜汤，足以抚慰寒冷冬日的胃，温暖五脏六腑。

生活简简单单，冬天的小日子也简简单单，却也丰富无比。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能懂的诗

我在马尔康遇见雪(组诗)

□刘德荣

飞雪漫卷春风

马尔康三月几场大雪，像盛唐美人爱情苏醒。这巨大的寂静，是向世人表白的一部大情书。旭日东升时，磅礴的白色振翅，让我陡生翱翔之意

每一寸土地，雪藏一个好梦。每一个日子云淡，风轻。每一个黄昏身披袈裟，梭磨河每一滴水都深藏铮铮铁骨，都把惊涛骇浪洒在时间的长河里

夜晚，我这个身背落日的人，一边看星星爬上山坡，一边看锅庄跳跃，三千里爱情。一边看月亮慢慢圆满，犹如天上94岁满头银发的老父亲一步步重返人间

这个春天，我这个赶路人，怀揣喜悦，为在昌利寺邂逅的两位朝拜老人，有写不完的春天。怀揣慈悲，在一片梵音中，为自己狭隘的沧海与桑田，写出救赎

我还有万里路要行

满山的果树银花，满山的白，一动不动，这些纷飞后的洁净，用苍茫掩埋旧爱，树上崖上悬挂着的冰凌，是我这苦难人生集结的泪水，我要抱紧这遍地的新欢

这白的丝帛上，囤积嘉绒人前世今生的爱情。一个声音在山里飞翔，那是大鸟划过长空的歌唱，旋律里仍带有昌利寺的禅音

这柔软里，有我梦的摇篮。灵魂与肉身一步一步靠近这白。从遥远到毗邻，终于与纯粹结为盟友。拥着这圣洁，我才能拜完红尘每一座寺庙，叩完每一个长头

飞雪漫卷，夕阳西沉。踉跄的我在这一白的苍茫里，每一步都是留给自己的箴言。欣喜我的生活早已褪去虚幻和斑斓。欣慰我每一滴眼泪，与这里每一片雪花，闪烁同一个悲悯

流水不止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63间房，我看到刀斧锈蚀，昌盛越来越陈旧，功德越走越远，屋外叫嘉绒的格桑花，却越开越艳。那只站在高高古树上的山鹰，正透过云的缝隙指向蓝天，勾勒一幅绝世无双孤傲的图腾

梭磨河从村旁流过。陡峭的河床，举起万千颗有岁月之光的佛珠，冰雪，阳光，甘露，轻盈，纯粹，谦卑

红军桥上，马蹄声脆。绿水青山里，果木、草卉，挺立永远磨不钝的骨头，西索民居里，每一缕升腾的炊烟，是嘉绒人替祖先燃起的永不熄灭的高香

庆幸走进这一方沃土的光明里。庆幸在酥油灯下，一边喝着青稞酒酥油茶，一边抛弃旧时光。庆幸还有余生

用来怀念这里的雪山草地，流水，古碉金顶塔林，钟声经幡。以及随时伸手可以触碰的白云、星辰和经卷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